

【警察手记】

交通事故处置的

□ 李贺

【在人间】

老孔和他的狗

□ 孙葆元

【浮世绘】

对你很重的事，对别人是很轻的

□ 韩松落

潘警官名叫潘万余，是济南市公安局历下交警大队民警。他曾经处置的一起交通违法案例耐人寻味又充满温情。

两年前腊月的一天，济南历下交警大队办公楼内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原来是前几天机动三轮车被大队扣留的一对老夫妻又来了。老大爷少言寡语，基本不说话，老太太可是个挺难缠的主儿，骂人，摔东西，躺在值班室的地上打滚，冲撞办公楼大门……负责接待的民警见到这老两口就打憷。

老太太情绪激动是因为她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被扣押了。老太太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益寿路历下区实验幼儿园门口时，与学校门前的护栏发生碰撞。接到群众报警后，交警认定为损坏交通设施，按程序将车辆进行了暂扣。而老太太认为该护栏处以前有爆闪灯，现在损坏了，交管部门也有责任，应该无条件返还扣押的车辆，同时还要赔偿车辆损坏的修理费用。因为这件事，老两口已是第三次来大队了。之前的两次接待处理都以老太太哭闹无果结束，于是，大队领导

把处置工作交给了潘万余。

潘警官性格温和，说起话来有条有理，成功处置过多起“棘手”的问题。接到任务后，他马上来到群众来访接待室，见到满脸怒气的两位老人。

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，体形瘦削，衣着朴素。潘警官进门后先向两位老人敬礼，并为他们端上两杯茶水，然后说：“叔叔、阿姨，由我负责处理你们的事情，我们共同的目的是解决好问题，所以双方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，真诚沟通，争取尽快解决问题，你们看好不好？”

听到潘警官的一席话，老大爷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刚想说点儿什么，马上被老太太一声“咳嗽”给呛回去了，只好低头不语。看得出来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关键还在老太太身上。

老太太开腔了，她一口咬定现场没有黄色反光标志，并指责民警处警不够人性化，不询问事故当事人有没有受伤，只会处罚，所以，交警以损坏交通设施的理由扣车，她认为不对。潘警官向她出示了现场的照片，照片上清晰地记录了她说没有的黄

色反光标志。看到老太太不说话了，潘警官强调说，她无证驾驶机动车三轮车，自身操作不当造成事故，根据交通法理应承担责任。老太太一听自己不占理，马上情绪失控，又哭又闹，怎么劝都不听，更别说沟通解决问题了。

看到劝说无果，潘警官也真想一走了之，等老太太情绪平复后再谈。但是，随着老太太的哭诉，他终于明白了老人内心的苦闷。原来，老太太是一位退休小学老师，老伴是一位退休的大学副教授。老太太患有心脏病和甲状腺肿瘤，老大爷则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关节炎。这几年，他们的儿子参与赌球，输钱、丢工作，还患上了抑郁症，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，暴力倾向越来越明显，动不动就把家里砸个稀巴烂，送他去医院治疗，花了很多钱，但出院后他反而更变本加厉了。说到伤心处，老太太老泪纵横，她擦起衣服，潘警官看到她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，这些都是她儿子打的。除夕夜，老两口被儿子赶出家门，是在三轮车上过的年……说到这里，老两口抱头痛哭。

哭。

潘警官的眼角也湿润了，他走上前握着两位老人的手说：“阿姨、叔叔，你们太不容易了，原谅我们工作中不到位的地方，现在我们不谈是谁的责任了，我请示一下领导，特事特办，尽快把车返还给你们，另外，我个人想办法替你们分担部分修车的费用，你们看行不行？”人的心结一旦打开，问题便会迎刃而解。两位老人听到这话，感动的泪水流过面颊，他们执拗地坚持不需要潘警官个人掏钱，强调当初只是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才来闹事的，老太太连声说对不起，说自己不该这样做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在大队领导的支持帮助下，潘警官将三轮车送到修理厂修理，车修好后又通知老人取车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两位老人专门来到历下交警大队致谢，为了表达谢意，他们给潘警官送来两包茶叶，潘警官留下了一包并塞给他们三百元钱，推让了好大一会儿，老人还是感激地收下了。目送两位老人满意地离去，潘警官的心里说不出的舒畅。

老孔是我的邻居，不是那种住同一个单元的邻居，老孔住在楼外。紧邻我住的楼原来有一座碉堡形的垃圾楼，两层，上台倾倒垃圾，台下进汽车拉垃圾。垃圾楼废弃了，也不拆，改成宿舍，老孔就住在里边。老孔在垃圾楼里住了七八年，从一个精壮的农民住成一个头顶斑白的老人。我只要出门就能看见老孔，他总是在这个街区忙碌，这个街区干净，全是因为有了老孔。

老孔不好说话，和他打个招呼，他冲你笑笑，继续整理垃圾箱，没有干完的时候。只要有岁月就要留下垃圾，老孔是清理垃圾的，他是岁月的搬运工。老孔不像其他邻居，一句关心的话、一句问候就能换来与他们的友谊，甚至就能坐下来和你喝一场小酒。老孔不同，任

何好话对他来说只是打了一个招呼，你帮不了他，他也帮不了你，你扔你的垃圾，他替你打扫你的丢弃，这就是他和这个城市的关系。

老孔捡了一只狗，取名点点。点点当然没有名贵的出身，它只是一只土狗。你对点点示好，它警惕地躲开你，不像其他有教养的狗对你献媚，摇尾巴、摇头，做出种种亲昵动作。每当老孔开着垃圾车去清扫垃圾，点点会坐在垃圾车的脚踏板上，像婴儿般享受主人给予的待遇。不知为什么点点对我很凶，看见我就叫唤，我很生气。我是个有狗缘的人，所有的狗看见我都和我亲昵，唯独这只点点，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它。于是我在楼的几个角落都藏了半块砖和石头，心想，点点你再咬，我就拍死你！打狗要看老孔，老孔在的时候我决不能下手。但是老孔在时点点也决不乱叫。渐渐和老孔熟识起来，聊天中知道他有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女儿在四川，是医学博士；儿子在大连，是个白领。说这些话时老孔充满了自豪，看着路上的行人，他扬眉吐气。我问他，老伴呢？他说到四川看女儿去了。原来他有个幸福的家，农村原籍有个家，这里有个破炮楼般的家，四川有女儿的家，大连有儿子的家。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家里去住，但是他愿意劳动，挣些许工资，自己养活自己。这时

候点点又对我凶起来，老孔大怒，捡起一块砖，一砖就拍到点点身上，点点一声惨叫。我的心顿时揪起来，可怜的点点！

点点挨了一砖头，长了记性，见到我不叫了，但绝不亲热。它只跟老孔亲，不管老孔那辆车是不是凯迪拉克或奥迪，它坐在车沿上出行，一派风光的样子。

有几天没见点点了，就问老孔。老孔说，丢了。

怎么丢了？

老孔说，被人偷去了。说这个话的时候老孔很平静，决没有像别家的狗主人那样又贴告示又悬赏，也没有什么悲痛。老孔是农民，吃穿取自自然，又把一切归还给自然，来来去去，他只过一把手，该来的他收下，该去的他送走，没有叹息，自然不抱遗憾。

点点不是名狗，身价只值几斤肉钱，当我怀念它的时候，它可能在谁家的汤锅里。他们敢欺负老孔，因为老孔是乡下人，别说偷走，就是当面牵走，那一场狗官司你上哪儿打去？我知道在汤锅里熬的还有老孔那颗心！

点点没了以后，大约过了一年，我突然听到窗外有小犬的叫声。下楼一看，果然是两只黄色的小狗，似乎是点点的来生，两只小狗像极了点点。我伸出手去，想抱住一只，小犬立刻躲开了。老孔说，野狗，我捡来的。别说你，连我它都不惧！说着伸手过去，那小狗照样躲开了。它的

基因里就藏着对城市的警惕。

两个月的光阴说过去就过去，小犬跟着老孔上岗了。它们不像它的点点哥那样坐在车上，这两个家伙一前一后跟着电动垃圾车跑，像老孔的两个保镖。在老孔的卫生辖区，只要看到其中一只狗，你就能猜到老孔一定在哪个院子里收拾垃圾。

晚上是老孔自己的时间，他脱下橘黄色的工作服，换上自己的T恤衫，在马路上泼了水，满街就洋溢起一派土香。老孔会搬一把椅子，那椅子是捡来的，摆在马路旁，打开他的收音机听里边的戏文，田园写在他的脸上，山野的星映在他的眼睛里，头上的发茬子像收割后的庄稼地，安详地等待播种。这时候两只狗围着他转，有一只狗拼命地摇着尾巴，把尾巴摇成了风车。老孔说，它这是听戏听高兴了。

我大吃一惊，它也能听懂戏吗？

老孔说，我关上收音机你再看看。说着把收音机关上。那只狗果然安静下来，转了几圈趴在老孔身边。老孔又把收音机打开，那狗立刻兴奋起来，听到高潮，把尾巴摇成圈。

与老孔比邻而居，不必是朋友。

萍水相逢，萍自洁水自清，我想，和老孔交朋友就是规矩地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，不要堆到箱子外，再就是不随地扔垃圾，这是对他的尊重。就这么简单！

如果要给李安新片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换个更容易理解的名字，我想应该是《比利·林恩的走神》。

小伙子出身底层，曾是非主流青年，阴差阳错走上战场，因为一段偶然拍摄到的拯救战友的视频成了英雄，连带着让他所在的B班也扬名天下，他们因此得到了假期，回国探亲，接受媒体采访，并参加一场橄榄球赛的中场表演，可以和“真命天女”同台。在整个过程里，小伙子比利·林恩都在走神，不断回想参军和上战场的往事以及家人见面的情景。

为什么走神？走神是有思维的人的常态，在甲场景里想起乙场景，在欢乐的时刻想起悲伤的事，思接千载，魂游八方，所以会有小说流派叫“意识流”，这种小说所呈现的，也无非是人的思维的流动。但比利·林恩之所以神

思恍惚，还因为眼前的景象和他生活里的景象差别太大了，那边是战场，这边是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；那边是生死场，这边是名利圈，他在这个环境里，感觉到的是格格不入以及人和人想法的天差地别，他骤然发现，人和人都不能互相理解，他不得不借助回想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来给自己找一点温暖和依傍。

的确，他们是战士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，但别人不这么看，人们的看法千差万别，媒体试图把他们塑造成英雄，好莱坞的IP发掘者想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故事，拉拉队的美少女当他们是约炮对象，看台上的青年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搞基，碧昂斯的伴舞和舞台搬运工用脏话骂他们。身处这种环境中，作为各种目光倾注的焦点，万箭穿心的比利·林恩觉得体育场“太大了，简直畸形，完全

是扭曲的人类心智状态”，觉得那里“根本就是个粪坑”。他只好用走神作为抵抗，用走神给自己找到落脚点。

他觉得许多对自己很重的事，对别人来说是很轻的，他也觉得那里不真实，想回到真实中去，但到底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又是很重的，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这就是人之所以孤独的地方，人心各异，你想呈现的，不是别人接收到的；你厌恶的，是别人喜欢的；你挚爱的，是别人不屑的；你感觉到的假，是别人的真；你感受到的重，是别人的轻。

现实生活里，有过非常相近的例子，而且处处可以进行对照。当年，《士兵突击》刚刚引起轰动，剧组成员到电视台参加综艺节目，遭到主持人冷遇，带他们参加节目的资深媒体人何东写文章进行批评，节目主持人也写文进行回应，一来二去，酿成

风波。从他们的文章里，现场风景那么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：一群莽汉，演了一部讲述战友情谊、人生进展、灵魂成长为主题的剧，他们初出茅庐，沉浸其中，以为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探讨的命题也非常重大，而在都市里长大的美丽女主持人看来，他们无足轻重，他们试图探讨的命题，在她这里不会激起任何回声。在化妆间里，她一直在化妆，不打招呼，也不和他们说话。一群比利·林恩和一个浮华的世界，发生了激烈的冲撞。

人在成长中学到的第一课，就是明白“我之重，他人之轻”，但人们仍然渴望找到“我之重，也是他人之重”的一刻，这种时刻，不是不存在，但它只出现在当事人处境完全相同的时候，或者，这个“我”掌握着非常大的权重时。很多时候，我之重，必然是别人之轻，我们只有用走神作为抵抗。

